

虹影
长篇修订本
精选

上海王

Lord of Shanghai

虹 影 著
Hong Ying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上海王

Lord of Shanghai

山東文藝出版社

虹 影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王/虹影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05. 4
ISBN 7-5329-2414-9

I. 上… II. 虹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6943 号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	sdwy@sdpress.com.cn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地 址	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版 次	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/12 插页/3 千字/275
印 数	1 - 15000
定 价	20.00 元

虹 影

虹 影

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作家、诗人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。代表作有长篇《上海王》、《饥饿的女儿》、《K》、《孔雀的叫喊》，诗集《鱼教会鱼歌唱》等。现居北京和伦敦二地。

上述四部长篇被译成 23 种文字在欧美、以色列、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出版。



上海王

修订本说明

虹 影

《上海王》刚出版，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就对报界发表谈话：“虹影是个奇怪的女人，大家千万不要上她的当。”

看小说的最高享受，不就是“上当”？但是这位专门研究小说的教授，如此郑重警告读者，想必有道理。从此，我在书店里看到小说，都如狗绕骨头转圈，犹豫再三。花钱买当上，冤乎不冤？

王彬彬还有话：“虹影不是上海人，怎么能写上海？”我听到这可爱的评论，就笑了：写秦淮河妓女，只有请王教授了。

小说出版后，自居专家的“老上海”、历史考据癖，对细节特别在意。他们仔细寻找我的“硬伤”，至今没有人找到。

上海有评论家说，虹影的确奇怪。在封内页上竟然做了个史无前例的声明：“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”。虹影喜欢写“真人真事”，本性难改。小说《K》吃了三年官司，她倒真是衣带渐宽，荷包缩小，终不悔。又说思来想去，



只有一种可能：虹影对自己让人上当的能力非常有把握，腾挪凌虚卖关子。

其实都错了。诸葛亮无兵卒守城，索性开门；《上海王》事事有典，才摆出枪炮侍候。这的确是一本传记。

近年出版的上海背景小说，大多是小姐小打算，小资小情调，给人的印象，以为上海的现代性，就是小女人气。甚至今日的“上海品格”，也有意往小气里走。此可谓大错特错。

我认为现代上海的开拓者，无论华人洋人，女人男人，都有点气魄。我既然有胆子声明“欢迎对号入座”，我当然明白，谁人的先辈安坐在里面！

为回答所有这些书外是非，本修订本加了“章外章”，毫无保留地坦白我在上海的几年生活经历，以及写作经过。读者幸勿错过。如果有批评家看了，还认为我作假，那我就对他投降。



修订本说明/

第一章/

第二章/

第三章/

第四章/

第五章/

第六章/

第七章/

第八章/

第九章/

第十章/

第十一章/

第十二章/

第十三章/

第十四章/

第十五章/

第十六章/

第十七章/

第十八章/

第十九章/

第二十章/



第二十一章/

章外章 我怎么会写这本传记/

第二十二章/

还愿到上海(代后记)/

第二十三章/

第二十四章/

第二十五章/

附录一:虹影主要创作年表/

第二十六章/

第二十七章/

附录二:虹影获奖情况一览表/

第二十八章/

第二十九章/

第三十章/



献给 ZZ 和 ZT



叙述者声明

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,欲对号入座者,详见第二十九章。





她转过脸去，大声训斥：“小月桂，没到上海就想享福了？还不看好行李！”

第一章



生命本没有过去,她随时准备赔光本钱重搭戏台。

“反正——”她停止说话,向我摊开修长的手,那手精雕细琢好像专做摆设让人看的,最让我着迷。她主动伸出了手,我的心跳了起来,能把这手握在自己的手里,尽兴研究,是我多年的奢望。

虽然这手上的纹路我已经相过多少次,她经常与我比手掌,多少次我如入八阵图,困惑得忘了自己在找什么。在某一时刻,头脑之运托付给肉身之运。而肉身之运,更显于手纹:上海人后来俗称的“台型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她的台型真是绝无仅有。不过只有这次,我有机会静心端详,这才进入了掌心绝阵:看出了她命犯三冲,灾星拦运。

更糟的是,我没能做到面不改色。我抬头看着她倾倒多少人的甜美笑容,不由得一阵伤心。



“本来么，每台戏都得从头唱起。”这是我的违心安慰，还是她的自我解嘲？已经记不起来。

但做梦却是她无法控制的事。

她常梦见离开家乡的那个早晨。在那早晨迟迟未到的时辰，她害怕得心跳急促加快。所以整夜在海边泥滩上站着向东痴望，担心太阳万一不会从海水中升起。

从七岁父母双双去世起，她就想离开这个海边泥滩上的渔村。多少年了，这点黑暗的记忆早就应当淡漠。但她经常做噩梦，梦到那最恐怖的时刻，便一身冷汗惊醒过来。

如果我在做一部关于她的传记片，我就应当从这个镜头开始——

阳光温馨地照在浦东的一条堤路上，三人抬的轿子里坐着一个盛装的中年女人，浓密的头发油光水滑，梳得一丝不苟。

一艘停在浦东整修的大商船，船身一半锈痕斑斑，锈水淋漓，另一半新上的油漆黑光发亮。挂在船舷的架子上，四个剥光上身干苦力活的异国水手，正在刮锈上漆。洋水手们突然看到漂亮女人，就怪叫起来。

一个白人水手脱下裤子，拍着白生生的光屁股乱喊乱叫，其他三人大笑起哄。

那盛装的女人很自尊，用扇子遮了半边脸。



大太阳天,好几个农妇弯腰在稻田里插秧,汗流如注,一个小姑娘用手背擦了擦下巴上的汗,连泥都抹到脸上了。

远远看到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走来,一路在嚷嚷:“小月桂,过来。”

小月桂爬上田坎,跟着舅妈走。舅妈突然想起什么事,回过头来,一把抓过小月桂的破草帽扔到一边,舅妈把自己头发上插的梳子拔下,叫小月桂蹲下,把她乱蓬蓬的头发梳成两个辫子。

再看看小月桂身上的补丁叠补丁的衣服,舅妈用田里的水抹掉几把泥迹,把裤腿拉下,算是整齐了一些。舅妈说:“有没有福气做上海人,看你自己的命了!”

她们走进集市,满街摆着乡下土产,还有洋水手卖出的各式西洋旧东西、小摆设钟表之类的杂物。小月桂好奇地东张西望。舅妈拉着她挤穿过赶集的人群,走进一个巨大的棚屋。

这是做牛马猪羊牲畜交易的地方。牛马套在圈里,乱嘶乱吼,人声鼎沸,闹得不可开交。卖家与买家习惯打手势讨价还价。

在靠尽头里端处,有一长条木台。台上站着一排小女孩,台下坐着十来个人,其中有那个坐轿子的艳装女人,扇子捂着鼻子。有个瘦高男人从门缝朝外望望,他叮嘱守门人:“上海道台刚在报纸上警告,大清国吏律禁止买卖人口。说说而已,不过你多留意。”

“真还有人来查?”

“说不清楚的事,总是少声张为好。新老板想给一品楼添几个人?”

“你们按规矩来,我只是来看看。”

舅妈在和一個管事的人叽叽咕咕,之后,那人朝一个穿长衫的中年胖子挥一下手,“开始!”小月桂被安排在边上位置。

“向前一步,转身!”胖子命令,“举手!抬腿!”



台上的女孩儿们样子不整齐,有的俊一些有的丑一点,都是小脚,一个个不知所措。下面的人看中谁,瘦高个儿男人就把买主带到旁边的小间里,秘密谈价。

台上只剩下小月桂一人,连问价之人也没有。

那个艳装的女人脸上早没兴致,目光扫了一下小月桂:大脚,脚趾缝里全是泥,此女孩眼里倒是没有胆怯的神情,自顾自看稀奇。

艳装女人站起来,对管事的人埋怨地说:“叫我专程从上海来,就这些货色,白跑一趟!”她看到身边的青年后生专注地看那女孩儿,推了他一下:“阿其,魂还在吧?”

青年后生赶快收回神来,他的脸生得周正,尚未脱稚气。他短衣打扮,手里拿着两个包袱。

小月桂跟着舅妈刚走出牛马棚,舅妈就一把扯住她的衣领,连推带打。“没出息!送给人做丫头都没人要,连牲口都有买主!”

舅妈打小月桂打得手发酸,扔下竹棍,狠狠地说:“你不是想离开我们吗?连做梦你都在说要离开我们。眼下是卖不了你。你牛粪不如,牛粪还可以当柴烧,我白养你这么大。”

小月桂忍着痛,一声不吭。“还是你自家娘舅把你看得清楚,说你人小鬼大,留在家里是祸害。”舅妈用脚踢小月桂,“臭丫头起来!卖不到上海,就把你贱卖到外省。”

抬着轿子的队伍沿着原路回去,那位长相俊气的青年后生走在轿子左侧前方。三人抬的轿子,轿夫的辫子压着头顶上,两人在轿前,一人在轿后,后面的一人费力些,所以隔一阵,相互轮换,调



位子时借机歇口气，气顺过来又上路。

前面一个抬轿的人，肩上被人拍了一下，他一愣，肩上的竹杠已经滑到了另一个人身上。轿子里艳装女人正在打盹儿，被声音惊醒。这才发现前面抬她的是个女人，一点不费力的样子。她刚要说话，姑娘回过头来，朝她一笑。她敲敲竹杠，滑竿放了下来。

“这算什么戏呢？你不是今天在集上的那个——”

小月桂跪了下来，说：“新老板开恩。我是个孤儿，从小没爹娘，长野了，您看不上。但是做活，我有力气。”

新黛玉眼睁大了：“奇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姓？”

“中午时候，新老板就在集子里。我听人叫，就记住了。”

新黛玉看着轿子边点头哈腰的女人笑道：“你真的一心一意要把她卖掉？我看她力气大得像男人。”

“上海城那可是好地方，穿的全是跟新老板一样，漂亮！”舅妈说。

新黛玉看看仍然跪在地上的小姑娘，她眼里全是泪水，满眼委屈。新黛玉心里一动，就说：“起来吧。破个例！十块大洋拿去。”她招招手，对那个青年后生说：“阿其，让她们俩按手印。”

“太少，”舅妈说，“都说卖丫头至少三十块大洋。”

“那就带她回吧。”新黛玉叫抬轿的人，“只能做粗工的料子，一分价钱一分货嘛！走吧。”

舅妈赶快说：“老板息怒，十块就十块。”

轿子继续赶路，小月桂赤脚颠颠地跟着，她拿着新黛玉的包袱，奔得不停地抹汗，把本来特地洗干净的脸画上了几条污痕。越往前走，田野越是嫩绿，油菜花黄黄地涂在道两旁，白蛾围着轿子

